

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与《中兴小历》之关系

周立志

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^①,题有“学士院上进”,今存抄本,有76卷(有三卷又分卷上、卷下),后附有宋筠录朱彝尊跋并宋氏自跋。虽该书以“纪事本末”为名,实为编年体史书,系年从高宗建炎元年(1127)五月至绍兴二十年(1150)十二月。

有关该书的名称,今见《山堂考索》后集卷二七、卷三一多处引《中兴纪事》文^②;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卷二四“王伦”中有“《中兴纪事》曰”^③;《烛湖集》卷十《跋傅给事谏吴应诚使三韩书》“按《中兴纪事》”^④,均作《中兴纪事》,而其中引文均在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中找到原文,可知《中兴纪事》即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同书的另一名称。除今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版刻外,由以上诸书引《中兴纪事》文,可知《中兴纪事》在南宋亦有刊本流传。

该书的成书时间,仅从避讳上看,不避宁宗“扩”字^⑤,避光宗讳“惇”^⑥及钦宗、高宗、孝宗讳^⑦,知该刊本当在光宗时成书无疑。而正如目录及卷一所题

①熊克: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年。熊克系出版社依辛更儒先生《序》加。凡本文引用该书,均系此版本,不一一标示。

②章汝愚:《山堂考索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卷二七,第7、8页;卷三一,第13页。

③章定: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。

④孙应时:《烛湖集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卷五九页2上“中书舍人张扩持之以为不可,时扩在后省”,对“扩”字不避,此情形甚多,不一一枚举。

⑥按黄本骥《避讳录》(《三长物斋丛书》本)卷四页6“光宗名惇,兼避敦、惇等字”,卷一七页1下“章惇”作“章厚”,同页“出于厚、京明矣”,卷四四页6上“惇”两作“亨”,卷七四页1上“惇”作“惇”,均避光宗讳。又兼避敦等字,卷三页1下“敦”字缺笔,亦有不避者。

⑦钦宗讳桓,卷二四页3上两见“威公”(《中兴小历》卷一四页3作“桓”),按周桀《二十四史讳略》(《嘯园丛书》本)页二十五载“钦宗讳桓,凡桓皆为威”,知此避讳。高宗讳构,卷一页1上“初赐名庙讳”,避高宗讳,而《中兴小历》此无“庙讳”。孝宗讳瑗,卷三三页4上“时贵州防御使从王从爰在宫中”,又页4下“从玉从爰”两见;卷五九页2下“诏建国公某出外第,丁丑进封普安郡王”,皆避孝宗讳。

“学士院上进”，即该书成书并上进御览时间当更早。

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的流传，最早见于明代《文渊阁书目》：“《宋中兴纪事本末》一部三十一册，阙。”^①清初《绛云楼书目》亦载：“宋《皇朝中兴记（按：当为“纪”）事本末》十八册七十六卷，学士院经进，始建炎元年，迄绍兴二十年。”^②后顺治七年（1650）绛云楼藏书不幸毁于火灾，该书疑当在其中。此后不久，徐乾学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又载“宋本《宋中兴记（按当为“纪”）事本末》七十六卷，十二本”^③。此本疑为朱彝尊得见作跋之本^④。从宋筠跋中，可知宋筠“偶于京师书肆获睹宋槧精本”，在雍正八年（1730）得到了宋槧精本。此后该书湮没无闻，直到清末“余绍宋自清宫钞出，计十二册”^⑤。而钱、徐、朱、宋等人所收藏或所见宋本，均未传世。现存有三抄本，其中一为今存于浙江图书馆的余绍宋抄本，为其余二抄本之祖本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原为刘氏嘉业堂收藏，后王欣夫先生收藏^⑥，即郑翼跋本。王欣夫先生去世后，流出并致散佚残缺，后转归复旦大学图书馆，仅存卷三至八、十五至二十九共21卷。国家图书馆藏本原为高伯昂藏本，然具体何时抄录以及抄录以上何本已不可知，但清雍正九年抄本无疑是错误的^⑦。

一、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^⑧关系考

宋末人王应麟在《玉海》中载“熊克《中兴纪事本末》一名《中兴小历》”^⑨，郑翼先生对该书的跋文和王欣夫先生对该书的书录中作了初步阐释，指出因《中兴小历》遭禁毁，该书“必宋末建阳书坊私刻流行，不得不变换书名，改易卷数”而成。辛更儒则进一步论证了“由学士院上进的《中兴纪事本末》与后来改换书名刊印的《中兴小历》，其撰作者正为熊克，应当是无可怀疑

①杨士奇：《文渊阁书目》卷五，《读书斋丛书》本。

②钱谦益：《绛云楼书目》卷一“杂史类”，《粤雅堂丛书》本。

③徐乾学：《传是楼宋元本书目》不分卷，《玉简斋丛书》本，第6页。

④朱彝尊：《曝书亭集》卷四五《宋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》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⑤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69页。

⑥王欣夫撰，鲍正鹄、徐鹏标点整理：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未编年稿卷三《〈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〉七十六卷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572-1575页。

⑦辛更儒：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序》，第1页。此时间系清人宋筠录朱彝尊跋的时间，并非抄本成书时间。

⑧熊克《中兴小历》原本已佚，幸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“完本”。然《中兴小历》因犯清讳，而改为《中兴小纪》，今因论述需要，且避免两名称的混乱，将四库避讳之《中兴小纪》，一律回改为《中兴小历》。凡所引《中兴小历》均系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不一一标出。

⑨王应麟：《玉海》卷四七，浙江书局刊本，第44页。

的。”^①然而笔者通过对两书进行比对研究,发现两书为一书及作者为熊克的观点,值得商榷。辛先生作的《序》随着该书的影印出版日渐影响深远,而其中的“错误”亦是,以至有成“定论”之势,需要加以辨正。

从卷帙上看,《宋史·艺文志二》载“《中兴小历》四十一卷”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四编年类亦载“《中兴小历》四十一卷”^②,知《中兴小历》有四十卷本当无疑。又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《中兴小历》,“惟原书篇第为编纂者所合并,旧目已不可寻。今约略年月,依《宋史》所载卷数,仍勒为[四]十卷”^③,知此四库馆臣失审,误作四十卷。且载“仅此书尚为完本”,知其大致规模。

然如前述,该书未为全帙,便有 76 卷,卷帙明显不同。

《中兴小历》成书时间,按《鄂国金佗稗编》卷二七《天定录》卷中《乞付史馆堂札》载“先兄吏部甫任浙东提举日,熊舍人克知台州,以公事为先兄按发罢黜,积憾不泄,以先兄甫为先伯御带云之嫡子,故于作《中兴小历》之际,专欲归罪。”^④知《中兴小历》系熊克作于知台州被罢后。按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七二之四三“淳熙十二年(1185)十一月……十四日,知台州熊克放罢”,知《中兴小历》作于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后。

《鄂国金佗稗编》卷二一《吁天辨诬》卷一《建储辨》中云:“熊克《中兴小历》曰:……。熊克又从而信之,笔之《小历》,上之史院,板而行之天下。”又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六《嘉泰禁私史》载有“《中兴小历》者,自建炎初至绍兴之季年,虽已成书,未尝进御”,知熊克《中兴小历》曾上进史院,并被雕版印刷,流传开来。然并未进呈皇帝御览,亦与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不同。

在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后《中兴小历》开始撰写,绍熙五年(1194)七月前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便已经雕版成书,其间经过了九年,而最长也未有九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,出现书名、卷帙与版刻均不同的情形,且一进御,一未进御,当非一书。

《山堂考索》后集卷六〇第 4 页引《小历》文,同页又引《纪事》文,即《中兴小历》与《中兴纪事》两书被同时引用;又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》卷一“熊克”载“著书有《九朝通略》、《中兴小历》、《官制新典》、《帝王经谱》。经婿王克勤状其行实曰……”,知章定见《熊克行状》,其著作中并无《中兴纪事》,而卷二四引有“《中兴纪事》曰”,知两书非同书,且《中兴纪事》作者亦非熊克。上引两书均早出于《玉海》,当可信。

①辛更儒: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序》,第 2 页。另外可参见辛更儒:《熊克〈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〉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概述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2003 年第 2 期;同氏《〈中兴小历〉和〈中兴纪事本末〉》,《学林漫录》第 16 集,中华书局,2007 年,第 210-212 页。

②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七“《中兴小纪》”条,中华书局,1965 年。

④岳珂撰,王曾瑜校注:《鄂国金佗稗编·续编校注》,中华书局,1989 年。

故从文献记载看,两书非同一书。

从今存两书的比对看,据笔者统计,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比对,有约 63370 字该书有而《中兴小历》无^①,仅一千字以上就有四处^②,而千字以下者更是不胜枚举。从卷数上看,76 卷中仅卷 15、卷 27 两卷没有该情况,余下 74 卷均不同程度的存在该情形。亦有 1265 字《中兴小历》有而该书无。然两书均有残缺,并非足本,故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形有一定的差距^③。但如此数量的不一致,绝非全出自残缺,详见下文。

又如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引书的不同处^④的统计:

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引书	《中兴小历》引书
卷一下第 2 页下 《中兴记》	无
卷三第 7 页上 此据杨时及胡安国墓志奏状修入	卷二第 20 页 此据杨时墓志及胡安国奏状修入
卷五第 4 页上 此据汪藻建炎诏旨及马扩《自叙》参纂	无
无	卷三第 15 页此据庶传修入
无	卷四第 11 页此据朱胜非《闲居录》
无	卷七第 9 页赵鼎《扈从录》
无	卷七第 17、18 页赵鼎事实
卷一九第 3 页上、下 王之望 记西事	无
卷三七第 4 页下 朱胜非《闲居录》 ^⑤	无
卷三八第 1 页下 喻樗 记赵鼎遗事	无
卷三八第 2 页下 赵鼎事实	无
卷三九第 1 页下 赵鼎事实	无
卷三九第 2 页下 赵鼎事实	无
卷三九第 3 页下 赵鼎事实	无

①该统计以 5 字以上列入统计范围。而非如辛更儒先生在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序》中所言“几达十万言”(第 3 页),且辛先生在比对中发现“如此数量”的“多出”文字,非但不予考订,而站在研究《中兴小历》的角度,将它列入《中兴小历》的残缺,误甚矣。

②卷一六第 4 页下至第 7 页下 1222 字、卷三二第 1 页上至第 3 页下 1379 字、卷三九第 1 页上至第 3 页上 1032 字、卷四六第 2 页上至第 4 页下 1058 字。

③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(中华书局,1988 年)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一月丙戌下注有“而熊克《小历》并编、激书之”,而今《中兴小历》并无丙戌日记载,知其散失,而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卷七第 2 页下载有该事。此类情形当仍有之,故得出此认识。

④仅存在文字差异,而引文内容一致者不列于此。如卷一下第 6 页上“吕本中《杂记》曰”,而《中兴小历》卷一第 22 页作“吕本中《杂说》曰”;卷一三第 8 页下朱胜非《闲居录》,而《中兴小历》卷八第 20 页作“朱胜非《闲居录》”等。

⑤原作“间”,按《宋史·艺文志二》故事类“朱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二卷”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小说家类“《秀水闲居录》三卷”改。

(续表)

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》引书	《中兴小历》引书
卷三九第 6 页上 赵鼎事实	无
卷四五第 1 页下 赵鼎事实	无
卷四五第 2 页上 勾龙如渊《退朝录》	无
卷四六第 1 页上、下 朱胜非《闲居录》	无
卷四六第 2 页下 方畴《稽山语录》	无
卷四六第 2 页下—3 下 赵鼎事实	无
卷四六第 3 页下 勾龙如渊《退朝录》	无
卷四六第 4 页上 张戒《默记》	无
卷四六第 6 页上 勾龙如渊《退朝录》	无
无	卷二八第 19 页赵鼎事实
卷五七第 2 页上 此据野记,闻之于王师愈	无
卷七二第 5 页下 此据《绍兴正论》	无

通过该表格,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书的不同之处,该书明显要比《中兴小历》引书广泛,如《中兴记》(即耿延禧《建炎中兴记》^①)、《绍兴正论》^②均为《中兴小历》所未引。

具体到今存两书之间的个中差异,如:

1. 该书卷一六载:

而招讨使张俊移檄颐浩,协力攻贼,无失机会。(第 3 页下)

《中兴小历》卷一〇载:

而招讨使张俊大军五万由江西路已至南昌。辛卯诏颐浩与俊协力攻贼,毋失机会。(第 2 页)

此处诏颐浩与俊协力攻贼与“张俊移檄颐浩”之间显有改动。

2. 该书卷一六载:

(桑)仲命(李)横屯邓州,又令别将霍明屯郢州。明尝为中都亲事官,性尤嗜杀。初仲结义兄弟九人,横、明皆其一也。

朱胜非《闲居录》曰:……(第 8 页上)

而《中兴小历》卷一〇载:

朱胜非《闲居录》曰……

①尤袤:《遂初堂书目》(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)国史类作“中兴记”,第 12 页;徐梦莘:《三朝北盟会编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)卷九二有“耿延禧《中兴记》曰”,按《宋史·艺文志二》故事类云“耿延禧《建炎中兴记》一卷”,及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五杂史类云“《建炎中兴记》一卷 耿延禧撰”。

②晁公武撰,孙猛校证:《郡斋读书志校证·读书附志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 年)杂史类云:“《绍兴正论》一卷……但云潇湘樵夫序,不知其为谁也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五杂史类云:“《绍兴正论》二卷,序称潇湘野夫,不著名氏。”其撰者仍待考。

仲命横屯邓州，……横、明皆其一也。（第5页）

两书此处记载位置颠倒。

3. 该书卷二三载：

时鼎寇杨么、黄诚聚众至数万，么主诛杀，诚主谋画，据江湖以为巢穴，其下又有周伦、杨钦、夏诚、刘衡分布远近，共有车船及海鳅船各数百只。

李龟年记杨么本末曰：……每水斗，杨么多自乘此。此海鳅者，鳅头船也。（第9页上）

《中兴小历》卷一三载：

（前同）分布远近，共有车船。

李龟年纪杨么本末曰：……每水斗，杨么多自乘此。原阙。及海鳅船多数百只海鳅者，鳅头船也。（第23页）

《山堂考索》后集卷四五兵门引该段文字，与该书同（第13、14页）。可知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明显有异，而此《中兴小历》记载有误。

以上几例，足见两书之间在行文记载中存在着差异，而相关记载仍很多，故不容忽视。

通过对两书文字互无的统计、引书不同的统计及具体记载的比对，可以明确得出两者非一书的结论，决非“将此本与四库本对校，又可以发现两本实即一书。”^①

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非同一书已论证，然两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？

两书有众多文字一致、事件相同，显然存在传抄的问题，如不细致比对，极易得出两者为一书的记载，此疑即王应麟致误之原因。

按该书卷八上载：

……未至淮即溃，扬州城内居民争门以出，践死者无数……夜，江都县火，皆戍卒自焚民居。壬子，得天长报虏已至。（第4页）

《中兴小历》卷五载：

未至淮亦溃，遂迁统制官刘正彦以所部兵从皇子、六官往杭州，是晚，出门。皇子、六官往杭州，据赵鼎《扈从录》，疑不是今日。壬子，得天长报虏已至。（第3页）

此处该书删去熊克之疑，而另加其他材料，亦见学士院加工的痕迹。

按该书卷一下载：

（李）纲又上三议：一曰募兵；二曰买马；三曰募民出财助军费。且言熙丰年间内外禁旅五十九万，今禁旅单弱，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。故莫若取财于东南，而募师于西北，若得数十万付诸将，以时练之，不久皆成精兵，此最为急务。于是诏陕西、河北各募三万，京东、河东各募二万，仍创骁胜、壮健、忠勇、义成、龙武、虎威、折冲、果毅、定难、靖边凡十号，每号四军，每

^①辛更儒：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序》，第2页。

军二千五百人。(第2页上)

同卷又载:

右仆射李纲请令河北诸路募兵及募民出财助军费。且言熙丰间内外禁旅五十九万,今禁旅单弱,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。故莫若取财于东南,募师于西北,若得数十万付诸将,以时练之,不久皆成精兵,此最为急务。丙戌,乃诏陕西、河北各募三万,京东、河东各募二万,仍创骁胜、壮捷、忠勇、义成、龙武、虎威、折冲、果毅、定难、靖边凡十号,每号四军,每军二千五百人。^①(第8页)

又卷一下载:

上皇北迁,龙德官器玩悉为都监王球所窃,及是内侍陈烈以其余宝器来上,皆遐方异物。李纲谏,上亟令碎之。(第2页上)

同卷又载:

丁亥,上谕宰执东京发到内库宝器,有玻璃、玛瑙之属,皆遐方异物,内侍陈烈以进。朕念玩物丧志,悉令碎之。……^②(第8页下)

此两处为同一情形,即前后为一事,而出现重复。而《中兴小历》均载有其中一种,故另一种则当本自他书。虽此处系学士院集体编纂的一处失误,此类情况极不多见,故尤为珍贵,使我们得知该书与《中兴小历》之关系,并非同一书,又可证明该书除本自《中兴小历》外,还有他书参引。而前表格所作两书引书不同处亦可用于此证明学士院对《中兴小历》并非完全抄录,有所选择,并参引他书。

同时,有关《中兴小历》多出该书的部分,很有规律。主要分为三类:

1. 阙漏。如《中兴小历》卷八有“昌禹摄帅事,于是权副总管彦舟引全军去。昌禹”(第14页),而该书卷一三在此仅有“昌寓”(第4页下)^③,疑此两“昌禹”致使漏抄该段文字。《中兴小历》卷一一“……璜等结为朋党。丙辰,罢直柔为提举洞霄宫,而璜等”(第14页),而该书卷一九仅有“璜等”(第6页下),亦是该情形。

2. 联书、此据等小注。此类记载颇多,如《中兴小历》卷六注有“除叶焕在是月辛酉,今联书之”(第3页)。又卷八第8页、卷二六第6页、卷三三第16页等多处有载。《中兴小历》卷三一“此据璘、政墓志”(第21页),又卷二九第19、20页,卷三三第7页均载。

3. 秦桧言语。秦桧言语并未被删尽,仅占少数,但在《中兴小历》多出部分则有一定比重。《中兴小历》卷三〇载“于是桧等仰见上厉精庶政,臣僚所上利害躬览不怠,如此中兴岂难致乎!”(第10页)又同页载“于是秦桧等仰见上

①《中兴小历》卷一载有该事,与此近同,第25页。

②《中兴小历》卷一载有该事,与此近同,第25页。

③有关该处“昌寓”、“昌禹”,究竟孰是?有待考证。

留意宗子,以教为先,惇叙之实莫大于此。”而在该书卷六〇第2页均未载。另《中兴小历》卷三〇第14页、卷三一第1、11页、卷三二第5页、卷三三第4页均载。

除去阙漏部分外,其他两方面明显系学士院加工《中兴小历》基础上产生的。

通过以上比对,知统计中的6万多字显非全为《中兴小历》散失之文,绝大部分当系学士院在《中兴小历》基础上整理添加的结果。而《中兴小历》多出的部分当是学士院删减,或抄本抄手漏抄产生的。

两书关系当是该书传抄自《中兴小历》,并以《中兴小历》为框架,大量抄录了《中兴小历》文字,加以改动、添加或删减,亦有全照抄者,以致出现“今敷文阁直学士程大昌亦徽人,知其事,尝亲与克言之”^①,此“克”显为《中兴小历》之撰者“熊克”,而学士院编该书者失审,照录,给今人考证两书之关系无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

二、史料价值与不足

在考证清楚两书关系后,有必要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作一论述。

该书分为两部分:一是抄录自《中兴小历》的部分。该部分显然不及《中兴小历》史料原始,引用史料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利用第一手文献,故如果存在完整的《中兴小历》,当选择《中兴小历》的记载。然现实情况却是《中兴小历》系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,存在着诸多缺陷,如经《永乐大典》按韵打乱,而四库馆臣又从中辑出,虽首尾完整,被四库馆臣认为“完本”,其完整性显然有损;四库避“夷狄”及改金人名;目次已有改动^②,可以说已经“面目全非”。而该书系抄自宋槧精本,即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引自《中兴小历》文字的原始性。综观两书,在记载上该书更精准些。

而该部分抄录自《中兴小历》,如前所述,并非机械全部照录,有改动的地方,故该部分不容轻易否定,因为它部分地纠正了《中兴小历》的问题,值得我们注意。

该部分与《中兴小历》进行互校,无疑对两书皆为幸事。

一是学士院编修时添加的部分。即前统计之63370字,该部分系“新史料”。因有关该书的诸问题未能考证清楚,如成书时间、史料来源等,使得几近无人引用。而该部分史料无疑是该书的最大亮点,对于宋高宗一朝的研究大有裨益。

1. 考订史实

如该书卷五二有《顺昌破虏记》(第11页上),卷五三亦见(第1页下),

①卷一七,第5页上。《中兴小历》卷一〇同,第14页。

②今诸本《中兴小历》目次系四库馆臣重定,与原本四十一卷本有变动无疑。

而卷五二有《顺昌破敌录》(第10页下),而今见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仅载有《顺昌破敌录》,而该书证明当亦有《顺昌破虏记》存在。

如《要录》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“是月,豫开贡举,得进士罗诱以下四十八人。”按该书卷二四“时豫初开贡举进士罗诱以下八十四人”(第5页上)及《伪齐录》卷上“是月(阜昌四年二月,即绍兴三年),赐状元罗诱以下八十四人及第。”(第4页)^①可知《要录》此当误载。

又如《中兴小纪》卷二九作“莫须有”,在“莫须有”近乎“定论”时,而该书卷五八作“必须有”(第8页下),两者均注有“此据野史”,显有一处误记,仍有待考证。

2. 辑佚

该书引用如圣语、诏令、会要、奏议、家传、本传、行状、墓志铭及野史杂记等,体例颇丰。就高宗朝史书引书而言,除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专门资料汇编外,本书便可称得第二。故为今人辑书提供便利。如上述之《顺昌破虏记》^②;又如勾龙如渊《退朝录》,今已佚,仅此便有五处引及^③。

3. 褒贬人物

尤以贬斥秦桧最显,该书将秦桧言论删减,详见前文。并引《绍兴正论》(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五杂史类所论是书“录文武官不附和议及忤秦桧得罪者”),可知该书成书时的价值取向,对秦桧等阿谀奉承及奴侍金国的行径不齿,而该书作为进奉皇帝御览之书必然有所反映。

该书也存在着不足之处:

1. 非完本。该书阙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三十二年的记载,对于该书的整体研究可以说有很大的缺陷。从今存部分的记载看,阙失部分对于研究高宗朝的历史亦会有大的帮助,可谓美中不足。

2. 系抄本,且为三抄手抄成^④,其中错字现象多见。如卷二“……婴城固守。于是……将兵集于贼下,讨之”(第7页上),可知此“贼”显为“城”之误。该类情形颇多见,且抄者严谨程度不一,故给该书的整理带来一定困难,引用该书时亦需加以考订。

作者单位: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

①杨尧弼:《伪齐录》,《藕香零拾》本。

②虽《中兴小历》亦载,然却作《颍昌被敌记》、《顺昌破敌记》,显为混乱,亦非《顺昌破虏记》之名。

③卷四五,第2页上;卷四六,第3页下、第6页;卷四七,第2页下五处。

④因无明确记载,故仅从笔迹上看,卷一至三二为一抄手,卷三三至五〇为一抄手,卷五一至七六为一抄手。